

隋 唐 演 义
(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典武侠小说全集 龙典主编.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 - 204 - 03179 - 2

I . 中… II . 龙… III . 武侠小说 - 中国 - 全集
IV . DS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56932 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0010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1.25

字数: 676 千字 印数: 1 - 500 套

ISBN 7 - 204 - 03179 - 2 I·113

定价 (全四册): 98.00 元

目 录

第六十五回	赵王雄踞龙虎关 周喜霸占鸳鸯镇	 (1)
第六十六回	丹霄宫嫔妃交谮 玄武门兄弟相残	 (11)
第六十七回	女贞庵妃主焚修 雷塘墓夫妇殉节	 (22)
第六十八回	成后志怨女出宫 证前盟阴司定案	 (33)
第六十九回	马宾王香醪濯足 隋萧后夜宴观灯	 (45)
第七十回	隋肃后遗櫓归坟 武媚娘披缁入寺	 (52)
第七十一回	武才人蓄发还宫 秦郡君建坊邀宠	 (61)
第七十二回	张昌宗行雉幸太后 冯怀义建节抚硕贞	 (71)
第七十三回	安金藏剖腹鸣冤 骆宾王草檄讨罪	 (79)
第七十四回	改国号女主称尊 闯宾筵小人怀肉	 (89)

第七十五回	释情痴夫妇感恩 伸义讨兄弟被戮	 (97)
第七十六回	结采楼嫔御评诗 游灯市帝后行乐	 (108)
第七十七回	鸩昏主竟同儿戏 斩逆后大快人心	 (118)
第七十八回	慈上皇难庇恶公主 生张说不及死姚崇	 (126)
第七十九回	江采苹恃爱追欢 杨玉环承恩夺宠	 (137)
第八十回	安禄山入宫见妃子 高力士沿街觅状元	 (146)
第八十一回	纵嬖宠洗儿赐钱 惑君王对使剪发	 (158)
第八十二回	李谪仙应诏答番书 高力士进谗议雅调	 (165)

隋 唐 演 义

第六十五回 赵王雄踞龙虎关 周喜霸占鸳鸯镇

谚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不要说男子处逆境，有怨天尤人，即使妇人亦多嗟叹，一日之间，就有无穷怨尤，总是难与人说的。

这回且不说唐宫秦王兄弟夺槩之事，再说隋宫萧后，与沙夫人、薛冶儿、韩俊娥、雅娘住在突厥处，突厥死后，韩俊娥、雅娘住了年余，水土不服，先已病亡。义成公主见丈夫死了，抑郁抱疴，年余亦死。王义的妻子姜亭亭，又因产身亡。沙夫人把薛冶儿赠与王义为继室。罗罗虽然大了赵王五六年，却也端庄沉静，又且知书识礼，沙夫人竟将罗罗配与赵王。那突厥死后无嗣，赵王便袭了可汗之位，号为正统，踞守龙虎关，智勇兼备，政令肃清，退朝闲暇时，奉沙夫人等后苑游玩，曲尽孝道。

一日交秋时候，萧后独自闲行，伫立回廊绿杨底下，见苑外马廊中，有个后生马夫，在那里铡草上料，闲观那马吃草。萧后看他相貌，好像中国人，因唤近前来，问：“你姓甚名谁，是何处人？”马夫道：“小生扬州人，姓尤名永。”萧后道：“我说像中国人，你有妻小么？为何来到此处？”马夫道：“小的向随王世充出征，因流落聊城，与一个相知周逢春同住，不期遇着宇文文化及宫中三个女人，说是隋朝晨光院周夫人、积珍院樊夫人、明霞院杨夫人。那周夫人说起

来，原来就是周逢春的族妹，因此逢春便叫周夫人嫁了小的，那樊夫人与杨夫人都嫁了周逢春。”萧后惊讶道：“有这等事！如今三位夫人呢？”马夫道：“周氏随了小的年余，因难产死了，那樊夫人也害弱症死了；只有杨夫人还随着周逢春在临清鸳鸯镇上，开招商客店。”萧后道：“你既与周逢春同住，为何又独自来到这里？”马夫道：“小的因周氏已死，孤身漂泊，同伍中拉来这里投军，因羁留在此。”萧后又问：“你今年几岁了？”马夫道：“小的三十岁。”萧后想了说道：“我就是隋朝萧后，我怜你也是中国人，故看周夫人面上，要照顾你，且还有点话要细问；只是日间在此不便说得，待夜间我着人来唤你。”马夫叩头应诺而去。是夜萧后正欲唤那尤永进去，不想被人知觉，传与赵王知道。赵王疑有私情勾当，勃然大怒，立将尤永处死，正言规谏了萧后一番，严谕宫奴，伺察其出入。萧后十分的惭闷。正是：

只因数句闲言语，致令人亡已受惭。

今说柴绍领了圣旨，随即发文书，着令部下游击李如圭，提兵一千，知会罗成，叫他：“先领兵去到岷州，抵住吐谷浑，我却提师来剪灭二寇。”不一日，李如圭到了幽州，见了罗成，罗成拆开文书看了，即奏知郡王罗艺道：“岷州远，突厥可汗那里去近；况突厥可汗已死，今嗣子正统可汗系隋朝沙夫人之子赵王，闻得萧后也在那里，王义又在那里做了大臣，俱是我们先朝的旧人。你今只消领一枝兵去，与他讲明了，吐谷浑不见正统可汗助兵来，也就罢了。”罗成道：“父皇之言甚善。”便归到署中。与窦线娘说了。线娘道：“萧后当初曾到我家，见他好一个人材，闻沙夫人是一个有志女子，我要见他，同你去走一遭。”罗成道：“若得夫

人同去，尤为威武。”花又兰道：“妾也同二儿去，上上父母的坟。”原来窦线娘已养了一个儿子，叫阿大；花又兰亦养了一个儿子，叫阿二，差得半月，各有八岁了。随叫金玲、吴良大家收拾，辞别了燕郡王起身。

行不多时，已到岛口。正统可汗得了信息，忙与沙夫人商议道：“吐谷浑约我国助兵，同到中原去骚扰，两日正在这里选将，不想唐朝差燕郡王之子罗成来问罪，如今怎么样好？”沙夫人道：“罗艺原是我先帝的重臣，其子罗成，因他勇敢，就做了唐家的大臣；况还有个窦建德的女儿线娘，赐与他为妻，他夫妻二人，原是能征惯战之将，不可小觑了他。”萧后道：“不是这句话；若是他人夺了我们天下去，不要说他来征伐，就不来也要合伙儿去征剿一番。如今这李渊，你们不知，他与我家有中表之亲，他家太穆窦皇后与我家先太后，是同胞姊妹，岂不是亲戚；况窦线娘我也认得，是一个袅娜之人，只是嘴头子厉害些，不见他什么本事，他若来此，我也要去会他。”

正统可汗听了，忙出去与王平商议，使他先领一支兵出去，自己慢慢的摆第二队出城。李如圭要抢头功，做了先锋，被王义用计杀输了，败将下去。窦线娘第二队已冲上来，见前面尘头起处，好像败下来的光景；线娘挺着方天画戟，且赶向前，见战将那条枪离李如圭后心不远，着了忙，便拔壶中箭，拽满弓射去，正中战将枪头上。那将着了一惊，只见王义妻子薛冶儿，舞着双刀，迎将上来。线娘把方天画戟招架，两个斗上一二十回合，薛冶儿气力不如，便纵马跳出圈子外来问道：“你可是勇安公主么？”窦线娘道：“你既知我名，何苦来寻死？”薛冶儿道：“你可认得萧娘娘

么？”线娘道：“那个萧娘娘？”薛冶儿道：“既如此，我也不来杀你，我家可汗来了！”窦线娘笑道：“我也不来擒你，我家做官的来了。”各自归阵。

不说薛冶儿归阵与赵王说知。窦线娘兜转马头，行不多几步，只见罗成飞马而来，线娘把杀阵与他说了。罗成道：“既是赵王领兵出来，我自去对付他。”忙到阵前，叫小卒：“去，报知阵中，快请正统可汗出来，俺家主帅有话问他。”小卒进去说了，赵王忙叫兵卒摆队伍出来。正是：

冲天软翅映龙袍，扎紫貂 影自招。

宝带腰围紧绣甲，金枪手腕动明标。

白面光涵凝北极，乌睛遥曳定蛮蛟。

何以玉龙修未稳，一方管掌协人曹。

罗成见了举手道：“尊驾可就是先帝幼子赵王么？”赵王道：“然也。你可是燕郡王之子罗成？”罗成道：“正是。昔为君臣，今为秦楚，奈为上命所逼，不得自来一问，不知何故要助吐谷浑来侵唐？”赵王道：“这句话系是吐谷浑借来长威，实在我没有发兵；况唐之得天下，得之宇文文化及之手，并未得罪于父皇，气数使然，我亦不恨他。今母后萧娘娘尚在此，汝令正窦公主，想必也在这里，烦尊夫人进宫一会，便知端的。”罗成道：“还有一位义士王义，可在这里？”赵王指着后面一个金盔的战将说道：“这个就是。”王义在马上鞠躬道：“小将军请了。”罗成道：“请殿下先回，臣愚夫妇同王兄进城来便了。”赵王见说，便率兵先自回宫。罗成使李如圭督理军马在城外，王义使夫人薛冶儿来迎接窦线娘，自同罗成摆队进城。

罗成夫妇一进城来，见人居稠密，市镇襁褓，那些民

家，多是张灯挂绣，蜀彩叮甃，把那驼狮象齿叫不出的奇珍古玩，摆列门庭。罗成夫妇在马上看了，称美不已。说赵王进宫，见了萧后与沙夫人，即将王义如何与他对寨厮杀，他们败了下去，薛冶儿与窦线娘又如何较量，冶儿乖巧，他要输了，幸我出去得快，罗成也到，大家说了一番，罗成肯同线娘进宫来见萧母后。萧后道：“他们既要入宫，你快吩咐膳所，好好备宴，每事齐整些。”赵王道：“这个晓得。”出去叫文武宾僚，点二千兵把守各处，直到宫门内，明枪亮刀，摆设齐整；又叫城中百姓，张灯结彩，迎天使；又叫两个小蛮吩咐道：“你两个快快到城外去对王爷说，如窦公主进宫，命薛夫人送至宫中。”

小蛮去了不多几时，只见四个内监进来报道：“天使到了。”赵王因罗成是个天使差官，只得到二门上接了进去，罗国后也跟二宫奴接了窦线娘，薛冶儿随了进去。萧后、沙夫人与窦线娘见过了礼。罗成到了龙升殿，见过香案在内，就把赤符诰命，供在上面，赵王朝拜了。罗成道：“殿下请进问声萧娘娘，可要出来接旨？”赵王如飞进去，与萧后说知。萧后想了一想，叹口气道：“噯，当初人拜我，如今我拜人，天下原不是他夺的；况又是亲戚，做了一统之主，如今俨然朝命纶音，便去参谒也罢，只是没有朝服在此奈何？”赵王道：“当初公主的法服，尚在篋中，何不取来穿上，岂不是好的？”赵王叫宫奴取出，替萧后穿好，与寻常绚彩迥别，出来拜了圣旨。罗成要请萧后上坐朝拜，萧后垂泪道：“国灭家亡，今非昔比，何云让礼，请小将军不必。”赵王、王义皆劝常礼，罗成见说，只得常礼相见了。

萧后进去，也请线娘上坐入席。萧后对线娘道：“我当

初乱亡之日，曾到过上宫，那时公主年方二九，于今有三旬内外了，不知有几位令郎？”线娘道：“妾痴长三十一岁了；两个小犬俱是八岁，一个是妾所生，一个是花二娘所生。”沙夫人道：“正是还有个花木兰的妹子又兰，闻得也是个有义气的女子，想是伴着两个小相公，住在家里么？”窦线娘道：“那两儿顽劣，见我出来，他怎肯住在家。如今随着二娘，也在寨中。”萧后道：“既如此，何不请到宫中一会？”沙、罗二夫人忙叫人进来，差他拿两个宝车，到罗老爷大寨去请花夫人同二位小相公进来。小蛮领命而去。窦线娘亦叫金铃出去对罗成说知，叫他着人回寨保送进来。”

萧后道：“普天下混乱之时，不意你们这些若男若女，自立经济，各得其所；但不知女贞庵内四位夫人可安否？”窦线娘道：“娘娘不知，他四位夫人，起初只有杨、徐、秦三家供膳，如今因江惊波赐与程知节；贾林云赐与魏徵，罗佩声赐与尉迟敬德，这三家都是徐、秦通家好弟兄，各出己财，替他置买田地，供养他安逸得紧。”沙夫人道：“三位夫人在何处，得以朝廷宠赐？”线娘就把又兰到女贞庵回来遇雨，住在殷寡妇家，遇了三位夫人，饮差太监知是江、罗、贾三位，同至京中，细细述了一遍。沙夫人道：“江、罗、贾三位夫人，该享厚福，若是当初同我们走出，如今也在一处，因他命中该招贵夫，故此不幸中得了宠幸。”罗国母道：“如今这四位钦赐夫人可好么？”线娘道：“想比当时更觉得意些。袁紫烟生了一子，闻要聘贾林云的女儿；江惊波生了一女，闻许配罗佩声的儿子，都是相爱相敬的。”萧后道：“我也常在此相念，巴不能中国有人来，同我回家去，看看先帝的坟墓。如今好了，我同你们回去，死也死在中国。”

正说时，只见一个小蛮进来报道：“花二夫人到了！”沙夫人同罗国母迎了上去，窦线娘见了说道：“小大、小二，快同做娘的来拜见了萧娘娘三位。”花又兰忙请萧后上去坐了见礼，萧后不肯道：“快请常礼见了，我们讲话。”花又兰道：“草茅贱质，有辱娘娘赐召。”萧后道：“说那里话来，

共载，何妨倚壁侵光？”又兰与沙夫人、罗国母及薛冶儿见了礼，萧后见两个孩子恭恭敬敬，也在那里作揖，忙叫抱来，双手抱了两个，坐在膝上道：“何物双珠，生此宁馨联璧？”线娘道：“娘娘可放那两个小犬，到殿上去见了殿下。”罗国母道：“妾同二位相公去看如何见礼。”萧后说：“我们大家去走走。”

到了外面，正在那里坐席，赵王看见了，甚是欢喜，就叫把椅儿来坐了，众夫人亦进来饮酒。萧后看线娘面貌，不要说人材端正，兼之倜傥风流，更自可人；看又兰体段，与线娘差不多，那肌肤的白法，真似柔荑瓠犀，但觉楚腰宽褪了些。萧后叫宫奴，取日历来看一看说道：“后日是出行日期，老身便同公主夫人，回中原去走遭。”线娘笑道：“娘娘若到了中原去，恐怕中原人，不肯放娘娘转来奈何？”萧后道：“除非是我先帝九泉回阳，或者可以做得些主。”停回吃完了酒，赵王领了罗家两个孩子进来，萧后对赵王说了，要回南去看先帝的坟墓，沙夫人再三不肯。赵王等萧后陪了线娘去说话，便对沙夫人道：“母后好不凑趣，这里有母后足矣，他在这里也无干，既要回去，由他回去。”说了出来，如飞与王义说知。王义道：“娘娘要去看先帝坟墓，极是有志的事，臣亦要同去拜哭先帝。”

赵王进来，恰好窦线娘等要辞别起行，赵王道：“家母

后终是后日要回南去，公主请住在这里一两天，同行如何？”萧后、沙夫人亦再三挽留。线娘住在萧后宫中，萧后对线娘道：“当初我见公主外边军律精严，闺中行动规矩，凛然不可犯，为甚如今这般温柔和软，使人可爱可敬？”线娘道：“当初妾随母后的时节，母后治家严肃，言笑不苟，不知为甚跟了罗郎之后，被他提醒了几句，便觉温和敬爱，时刻为主，喜笑怒骂别有文章。”萧后道：“如此说，你们燕婉之情想笃的了。”因不觉堕下泪来道：“先皇帝当年与我亦是如此，他撇我在此，弄得如槁木死灰，老景难堪。”线娘道：“我闻得当今唐天子，一统山河。也喜快活的了，不多几时，选了几个美人进去。”萧后点点头儿，吩咐宫奴打点行装。

倏忽过了两日，罗成已先差潘美写文书，去会柴绍了。自同线娘做了前队，李如圭与王义夫妇做了后队，指拨停当，便谢别起行。萧后与沙夫人、罗国母亦各大哭一场上车。罗成在路上，换了赵王的旗号，如接应吐谷浑的光景。不题。

再说柴绍得了旨意，忙完了丧葬，即点兵起程，到了岷州，将地图摆列着，看了一遍，叫土人询问一番，毫无虚谬，即便进征。那吐谷浑晓得了，也便择一个高山，名曰五姑山，那山有许多好处。但见：

层恋掩映，青松郁郁。连锦叠石萃迥，翠柏森森乱舞。云间风寂，喧天雷鼓居中；日脚霞村，震地鸣锣成吼。说甚盔缨五色，一派长戈利刃，犹如踏碎雷车；不过驼马八方，许多杀气寒烟，苑似掣开闪电。正是交兵不暇挥长剑，难退英雄几万师。

柴郡马与此山止远一二箭地，扎住营寨；又暗调许多将

士，将一个胡床坐了，呆看那山峰高叠翠，果然好景。那吐谷浑蛮兵，见他这般举动，恐怕柴绍是个劲敌，倏忽间要冲上山来，便飞箭如雨，攒将下来。柴郡马将士，毫无惊惶之意，按阵站定，箭至面前，一步不移，口衔手绰，各各擒拿，绝无一个损伤。柴绍叫两个女子，年方十七八，娇姿妙态，手拨琵琶，长短轻喉，相对歌舞。吐谷浑见了大骇，各停戈细看，那一对翻江倒海，蝶乱花飞，歌舞好一回，又一对上场，愈出愈奇的装演撮弄，赛过弋阳女子，走索佳人，将有了两三个时辰；只听得五姑山后，一声炮音，忽然四下呐喊。柴郡马知罗成率领人马已到，忙率精兵杀上山来，前后夹攻，虏众大溃退去。柴、罗二军追至三四十里，方才报捷班师。王义见了柴绍，说是送萧后回南。柴绍亦见了萧后，一队儿同行。柴绍恐怕朝廷疑忌，即于奏捷疏中，说是萧后要回南省墓，预差李如圭速行上闻，自因要去会齐国远，在山东做官，故与罗成同走；窦线娘要到雷夏拜墓，一同起行。

一日行至临清，天色傍晚，萧后问王义道：“可到鸳鸯镇过么？”左右回道：“这是必由之路。”萧后道：“闻得鸳鸯镇有个周家饭店，我们在那里去歇罢。”众人应声，赶到前面，见一个招牌，写道：“周逢春招商客店。”众人歇了。柴绍、罗成恐怕一个店里住不下，各寻一店歇了。萧后坐在轿中，看见店外站着一个大汉，约有三旬之外，柜内坐着一个好妇人，仔细一看，正是明霞院杨翩翩，见他对着那大汉说道：“当家的，你去问他是谁家宝眷，接了进来。”那时薛治儿先下马来，把杨夫人定眼一看，便失声道：“这是杨夫人，为什么在此？”杨夫人见说，忙走出一看，见是薛夫人，忙

各相见道：“一同在那里？今同那个来？前面是谁？”薛冶儿道：“就是萧后娘娘。”时杨翩翩对外喊道：“走堂的，把萧娘娘行李，接到关的那一间屋里去！”

萧后下轿来，杨翩翩接了萧后、薛冶儿进去，到堂屋内，要拜见萧后，萧后不要，常礼见了，执着那翩翩手道：“我只道梦里与你相会，不意这里遇着。”大家慰问一番，萧后道：“我进门来，见那柜外站的，可是你丈夫么？”翩翩道：“正是。他原是一个武夫出身，妾随他有六七年了。”萧后假意问道：“你独自一个出来的，还有别个？”翩翩道：“还有周夫人、樊夫人。”萧后道：“他两个如今在那里？”翩翩道：“樊夫人与我同住，染病而亡；周夫人嫁了尤水，一二年就死了。”萧后道：“你房住在那里？”翩翩把手向前指道：“就是这一间里。”听见外面丈夫叫，就走了出去。

萧后追思往昔，不胜伤感，落下泪来，再睡不着；不想明日火炭般发起热来，女眷们拥着问候，柴、罗忙叫人请医生看治。住了两日，萧后胸中塞紧，尚行动不得；柴绍闻得递报，说宫中许多不睦，随与罗成话别，先起身覆旨去了。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丹霄宫嫔妃交谮 玄武门兄弟相残

人生最难是以家为国，父子群雄振起一时，使谋定计，张兵挺刃，传呼斩斫，不知废了多少谋画，担了无数惊惶，命中该是他任受，随你四方振动，诸丑跳梁，不久终归殄灭。至于内廷诸事，谅无他变，断不去运筹处置，可知这节事，总是命缘天巧，气数使然。不要说建成、元吉，疾世民功高望重，与张、尹二妃共为奸谋，就再有几个有才干的，亦难曲挽天心。

今慢说萧后在周喜店中害病，且说秦王当时以玉带挂于张、尹二妃宫门，原是要他们知警改过，各各正道为人。不意唐帝误信谗言，反差李纲去问他；若说父子不过是情理，若说朝廷却有律法，那时怎个剖分？亏得李纲教秦王书一词以覆奏，幸亏唐帝宽宏大度，一则是有功嫔妃；一则是嫡亲瓜葛，又亏宇文、刘二妃，平昔受过英、齐二王的东西，便轻轻淡淡，把这件事说得冰冷，唐帝把此事也就抹杀。秦王见父皇不来究问。也便不提。

建成、元吉竟结纳了嫔妃，以通消息。张、尹二妃晓得平阳公主会葬，宗戚大臣尽要去护送，便透消息出来，叫英、齐二王行事。那建成、元吉，是个丧心病狂之人，得此机会，送了公主之葬，便在途中普救禅院相候着了，假意殷勤，围聚在一处，疾忙摆下筵席。秦王是个豁达之主，只道

他们警醒，毫不介意，被英、齐二王以鸲酒相劝。刚饮半杯，只见梁间乳燕呢喃，飞鸣而过，遗秽杯中，沾污秦王袍服。秦王起身更衣，便觉心疼腹痛，疾忙回府，终宵泄泻，呕血数升，几乎不免。西府群臣闻知，都来问安，力劝早除二王。

其时上宫中，秦王亦有心腹，唆与唐帝晓得了，吃了一惊，念江山人物，都是他的功劳，如飞驾幸西宫问疾。唐帝执手问道：“儿自有生以来，从无此疾，何今突发，莫非此中有故么？”秦王眼中垂泪，就把昨日送葬，中途遇着英、齐二王，同至寺中饮酒，细细述了一遍，不觉喟然长叹道：“六宫喧笑，三井传呼，日丽风和，花香酒热，彼此夺枣争梨，岂非友于欢爱，奚美汉家长枕，姜氏大被？岂意变起仓卒，心碎血奔！儿数该如此，则天乎已酷，人也奚辜；但恐其中未必然耳。今幸赖父皇高厚之福，圣母在天之灵，得以无恙，庶可仰慰皇恩矣。”说了，洒下泪来。

唐帝见了这般光景，心中亦觉不安，因对秦王道：“朕昔年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当时原欲立汝为嗣，汝又固辞。今建成年已及长，为嗣日久，朕不忍夺之。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如若同处京邑，必有争竞，当遣汝建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汝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叹梁孝王故事可也。”秦王垂泪辞道：“父子相依，人伦佳况，岂可远离膝下，有违定省？”唐帝道：“天下一家，东西两都，道路甚迹，朕若思汝，即往汝处一见，又何悲哀？”说罢，便上车回宫。

秦王眷属嫔僚，听见此言，以为脱离火坑，无不踊跃欢喜。建成晓得了，只道去此荆棘，可以无忧，忙去报与元吉